

700

抗戰劇集
 第一種
 貴州立國書局

陷落之城

三
幕
劇



陳志堅著

56

蕭序

在重慶認識了志堅和許多新的青年朋友，他們共通地有幾點非常令人感到可愛，一點是用非常真摯的心，博愛好着文學，一點是一致地愛護國家，抗戰開始以後，都毫不犹豫地選擇了自己適當的救亡工作。還有一點是有青年人的熱情與敏捷，做一切事，都表現得是活生生的。

這一羣朋友都努力地工作着又寫作着，有的寫詩，有的寫劇本，還有的寫小說。我愛讀我們朋友的作品，覺得只有這些作品，才能真真地給你一個天眞而無邪的，一個熱情的希望，不說技巧，也可使你鑑賞出一個技巧以外的東西，而這均是在一些老作家中間不易找到的。

志堅用他的隨筆之賦，我也這樣欣賞他。記得人說「史特林德」寫他的第一次習作，正是志堅這樣的年齡；「史特林德」在近代劇的成功上，是太光輝燦爛了！希望志堅努力寫下去，寫出更完美的東西來，同時更把這力量用在抗戰以及未來的國家的建設上去！

一九三八，二，十五日，崇葵

自序

(二)

雖然我也愛寫作一點東西，但寫劇還是第一次。我爲甚麼會突然一朝來寫劇呢？一個原因是我喜歡戲劇，他比其他的藝術更富有改進人生的意義，一個原因是在國家英勇抗戰開始後，他成爲了動員民衆中一種最宜傳的最好工具。尤其是後一個原因，加強了我對戲劇的努力。

可是我不掩飾地說，我對戲劇的素養很缺乏，我的年青限制了人生的經驗，所以在這一項寫劇工作的初次嘗試，必然有許多缺憾出現在讀者的眼前。那末，我真诚的希望，來到這山城的戲劇界先進們，關懷我的朋友們，和讀者們，也真誠的給我一種改正的指示，使我以後能夠有一些進步。

一九三八，二，十五日，志堅

第一幕

時：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三日的晚上。

地：彼日軍佔領後的一個城市裏。

人：王庭暉（做事細心遇事機警的青年。）

余志（熱血青年）

李興國（性情很直率而有時不免有些粗魯的青年）

胡健民（熱血青年）

袁正國（爲國而幾乎殺了他父親的一個意志很堅定的熱血青年）

走狗（不出場）

日兵（甲，乙，不出場）

景：這是一間秘密的地下室。在舞台的右面有十幾步石坎，石坎的上面是通外面的過道之處，下面是一間緊閉的板門。門內便是這地下室了。靠舞台的右面安置了一張破舊的桌子，邊圍零亂的放着幾張不一樣的椅凳。這兒是隨時有人來務密開會，然而卻又顯出是從來沒有人有閒暇對屋內的東西加以整理，因此不僅桌上所擺佈的一些印刷品和油印器是十分零亂，就是垂垂在桌上的紙屑也沒有掃除。在桌上還有一盞洋油燈，那就是這黑暗的祕密的地下室裏能夠發出一點光明的所在。靠左壁有一張破床，那是余志宿的地方。

開幕：室內完全黑暗的，顯出這兒是萬分的懷寂。余志因爲運天的工作，很疲乏的躺在床上。不久，有一陣輕低的腳步聲；王庭暉抽開門，照着電掣。

王（稀奇）怎麼，就睡了嗎？（點燈，黑暗消滅了）

余不，（起床）人被倦得很，嚇一吓，還要等你們商量事，怎麼就睡呢？

王呵——（取出一枝煙來抽）這幾天實在也把你辛苦了！

余不是穩黑嗎？你怎麼就來了？不怕？

王是的，這是很危險的事。要是遇着鬼子，那真是麻煩！

對啦，要是引起他的疑心，你就會吃他們的虧。（有聲似的招呼）王大爺，事情進行得怎樣？

王 (高興地) 我進行得很順利！正因為這樣，所以纔早來向你們說。鄭洪他們已經贊成了我們的主張，到那個時候，他們只要聽到信號，就會動手響應。

余 他們前幾天不是還在猶豫嗎？怎麼一吓就承認了呀？

王 是的，他們前幾天的意見還很紛歧。不過，究竟鄭洪是有認識的，平常就站在領導的地位，又對大家很好，所以他們大都信服他。何況反對的人是少數，更何況反對的只是意見的差異，而目的同樣是消滅傀儡組織和城內的日軍呢？本來，他們就是要求失地的恢復，和不做亡國奴，因此，昨天我去時，鄭洪一見着就告訴我他們一致贊成我們的主張了。

余 那媽，現在就只有看與國在西城方面的進行怎樣了？

王 是的。要是西城方面也和我們的主張一致，我們第一步工作就完全成功了。……

余 (心裏非常興奮，彷彿自語) 呵！我們自由的日子快要到了！失地也快要收復了！可以再見着從前的朋友們了！

王 (熱情的憤聲着，承應着) 那時，我們就不會受日本鬼子的壓迫，賣國漢奸的擺弄，而再成爲一個自由的人！

(突然窗外過道的樓板上有急劇的腳步聲，王和余就習慣的然而驚異地看蕭門的進口處。腳步聲停止後，是李興國進來了，王余趕快放心。他也照着電棒，因為他有甚麼事的正憤怒着，所以恨恨的把電棒搭在桌上，無聲無氣的坐在一張椅上。)

王 老李，又是甚麼事？(很謹慎的) 以後走路輕一點，若是給日本鬼子起了疑心就很麻煩。

余 (餘怒未息地) 他媽的，——(突然大聲地，好像所受的刺激太深了) 這還是一個人的世界嗎？……

余 (趕忙以手勢制止他) 你着，穩穩的就壓不住；你不要太大聲了。我們這裏雖然很秘密，但是日本鬼子，這幾天已經把心眼的在四圍調查，你不要誤了大事！

王 老李，不要只着急，有甚麼事，好好說就是了。

余 (憤怒還不能止息) 說？——(將要說的樣子，但又) 沒有甚麼！老李，着急有甚麼用呢？

(三)

王

對呀！好，就吧！（遞一枝煙給他）老李，抽一枝煙，消消氣！

李（接煙，點燃，抽了一口，追憶）啊，我在西城老到他們那裏出來的時候，經過王家巷口，聽見一個婦人在大聲的喊救命，又聽見有兩三個鬼子嘻笑和發氣的聲音。我心裏很奇怪，便躲在城牆轉角地方，一方面想知這一個究竟，一方面害怕他們不見我，躲一躲。

王

後來你聽見些甚麼？

李 後來還是婦人一陣一陣的喊救命，我知道一定又是鬼子在塗污我們的女同胞，我很想去救，但是沒有槍，我只好忍在那裏。一直等了半點鐘，我纔看見有兩個鬼子轉拐走了，但是沒有看見婦人，也再沒有聽見婦人的聲音。這下，我穩悄悄的走過去看。……眼……他媽的……（又狠狠的發氣）

余

（預覺到甚麼不祥似的）那婦人是死了吗？

李（憤怒）死了？她只是死了，還不緊，可是！他媽的！却死得那麼慘！全身，赤條條的，（憤怒漸深）兩個奶子！削平了，還在不住的流血！還有，那！那下身的……（憤怒愈深的把煙也甩了）媽的，我……我不忍再說了！

余

（也氣急了）這些狗東西！

李

他媽的，真不是人養的家伙！有一朝，（擰緊拳頭在桌上拍一下）犯在我的手裏……

余

（忙止住）輕一點！輕一點！

王（也很悲痛的，但是他却強詞忍受）老李，不要再發了，那是沒有用的！在日本鬼子佔領了我們這城市後，這事不是發生得很多嗎？並且六七十歲的老太婆，十一二歲的小姑娘，被他們這樣發污死的也有！你們也還記得，我的老婆，不是在東城給日本鬼子這樣活活踏死的嗎？但是……（轉換）好在過這樣的日子已經不久，鬼子們就要被我們趕走了！

李

趕走？！就這樣，我還不甘心，我要一個一個地幹了！（以手作刀狀）

余

（以為他又要打草子，忙勸住他的手。李掙脫，但並沒有拍掉）

王

好！那一天讓你去殺一個痛快吧！現在我要回你，你到西城聯絡的事情怎樣？

李

沒有名子！他們只要聽見緊急信號，就一齊幹！

王

（小心地）你沒有把時間說錯嗎？

(四)

李 沒有！我告訴他們就是在二月十五日晚上十點鐘維持會成立的時候。晚上十點鐘，這時間很好玩的，不會錯！

王 (還怕他有錯誤，又小心地) 你說的甚麼緊急信號？

李 吹笛子！——你們不是說的吹笛子嗎？

王 對啦！(豎起大拇指) 你很難騙了！

余 現在，我們校內是毫無問題了，只有胡健民到城外去聯絡游擊隊的結果怎樣？並且還有袁正國願不願作這一件事？

李 不會出亂子！只要是打棍子，他們還有不承認的嗎？怕的是胡健民不能把袁大哥找來，那裏想袁子利這老頭不給兒子當走狗的話，恐怕很難了！

余 不！要是袁正國不能進城來，另外也找不着人去說服他的話，我們就把這老傢伙一齊幹掉就是了！橫豎他是我們民衆的公敵！

李 好！凡是給日本鬼子作走狗，給我們人民作仇敵的傢伙，我們是不能輕易放手，是都要……(又以手作刀砍狀)

(王敏切的聽見有脚步声，忙叫止李的話，三人靜聽。)

聲音：就在下面了，小心些。(剛說完，有一個人不穩的跌着了，於是乒乓兵兵的響了一陣。室內的人十分驚異，趕忙起身奔着窗棂，王余各自急切取出槍來，對門擡準。李正極吹燈時，有人抽門乃作罷)

(聲音先在外面照呼) 余大哥！(胡抽開門，袁跟在後面，一齊進門。)

王 (見人後，驚喜地，忙放下槍，攔在袁裏) 呵，原來是你們！

李 (微笑) 怎麼？你們把我們當成了鬼子嗎？

王 還說，乒乓兵兵的，把人都嚇壞了。

余 (笑)(學一句) 人都嚇壞了，哈，哈，哈哈……

王 (也跟着笑) 哈哈……

余 不要笑了。(向胡) 你們是怎樣弄得響？真的也太嚇人了。——健民你們辛苦了，坐下談。

王 (指袁) 他這裏沒有來過，我不熟絡，又黑，所以他跌倒了。

（可以報復似的）哪，莊大哥，你笑，瞧你這，也是一個潑包！當潑潑隊的時候，挺夜路是慣長，不啻是高山，小路，卻不怕，不想你却在這屋宇裏跌倒了。哈哈……

胡（打斷他的笑聲）莫笑，這也難怪他，你們有道（指桌上的電燈）東西，可是我們沒有燈！（想起一件事）老李，剛探我們來的時候，在王家街轉出的地方，正該聽見我們後面有腳步聲。他告訴我，我怕悄悄轉頭去看，纔看見一個人影在跟着我們。我們不知道這傢伙是不是真的跟着，便設法來試探：先，我們走快一點，他也跟着快一點；後來，我們又故意走慢一點，那傢伙也走慢一點，這時纔知道那傢伙真的在跟着我們了。我們不知道那傢伙是幹甚麼的，所以心裏有一點……

李（服夜）呵，有一點害怕，把人都嚇壞了呀？

胡（知道他是在報復，便反駁的說他）沒有你那樣膽小，我們的心是鋼鐵的！說真的是鬼子又有甚麼關係呢？（可是，馬上又接上正話）後來，那傢伙很跟了一陣，我們無心再去管，就各自大步的走。一直走到了這裏的門，我們回轉頭去看，那傢伙的影子到處都瞧不見，不知道是甚麼時候纔沒有跟着。——我們希望是沒有跟着的好，不然……

莊（依我看，那傢伙鬼鬼祟祟的，一定有道理，不會跟一陣就算了！說不定那是鬼子的便衣隊，或者是一個走狗！總之不會沒有道理的！）

李（又以為是報復的機會）我想一定也有道理，也有道理！——你還怕嗎？（向着莊笑）莊大哥，不要怕，有我（拍胸）老李在這兒！

莊（誰怕？或者怕的就是你。）

王（不要只談怕不怕了。怕有什麼用呢？又說：我們正拿生命去爭取自由的人根本就不知道怕甚麼！只是，既然有這種情形，就不能不談談吧。）

胡（對哪！王大哥的話，我很贊成！）

余（我們能不吃鬼子的暗虧，那也是很好的！）

李（要是真的有人吃暗虧——我們也會替他撈本錢的！）

主（大家覺得他這話的天真，都吃的笑了。）

不再談空話了，談正經吧！老胡，外邊已經聯絡好了嗎？

胡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王

已經麻痺好了。

你看辦他們的時間？！

沒有錯，二月十五日晚上十點鐘。

對，他們這次好多人出動呢？

（接過說）我們共有二千多人，分三路進攻。他們叫我務答你們，城內要趕快預備好。

我們城內一切都準備好了！

並且叫你們謹守砲臺，不要洩漏消息。

不行的！不行的！這還早嗎？

可是，現在還有一件事沒有辦，就是在那老傢伙（突然驚覺在，不好意思地趕快改口）唉！……

（急接）這是我該去的！我一定說服我底父親，我一定要他昏腦的腦筋清醒過來！（說後，起

身，欲走）

（止住）慢！正國，你還不能去！

（挺身站起，拍胸）那，我去！

你也不能！你太直捷了！

我去最好！我可以憑父子的關係去說服他！

（欲允，但還試探）你實在不能去！（故意想一想）就因為你是他的兒子，我們……

（氣憤）你們！！你們不放心，是不是？

不！王大哥的意思我懂得：因為聽說袁老伯，在鬼子的面前會承認你不是他的兒子，並且說如果……

就說你是游擊隊，同他們作對的強盜，不是鬼子的順民！

所以我的父親要派我，去獻功，是不是？

誰不一定拿你去獻功，總之你也很危險？

法辦？我犯了什麼法呢？

就說你是游擊隊，同他們作對的強盜，不是鬼子的順民！

所以我的父親要派我，去獻功，是不是？

誰不一定拿你去獻功，總之你也很危險？

王 那我就偏要回去，冒這一次危險！縱然……（律堅定）我總是爲了國家！
（邊說地而又帶鼓勵的意思）可是，萬一……我們不是少了一個同伴嗎？

李 對！那不是作死的！

王 呵！你們還在替我顧惜生命嗎？用不著！（突然抓着老胡的臂膀）老胡，那，你叫我進城幹甚麼？你不是說大家要我進城去說服我的父親嗎？現在，冒着危險進城了，你們卻又阻止我，我真不懂你們是怎麼意思了！——是不是你們還不相信我？

李 好，別着急了，這件事，只有你纔能够去幹。這怕那個爭去這功勞嗎？

王 （止李）不許再說了。（拍着雲肩）兩樣，我們的意見，不是不要你去，你別誤會了。假若真不要你去，我們又何必找你進城呢！

雲 是的，我知道你們（想一想）是在試探我，可是我不會猶豫下來，我的勇氣並沒有消失，我決不因爲困難就不去作這工作。

李 （響起大指揮）好！你是一個勇敢的好傢伙！

王 不要隨便像傢伙傢伙的！

雲 隨便喊喊也無妨，讓他自由一些，現在我要去了！

胡 你把這支電棒拿去，不要再跌了，弄得兵兵乓乓的，把他們嚇壞了，又當成是日本鬼子。哈哈……

王 不要再說風涼話！正國，快去！明天晚上八點鐘等同信。

雲 雲大深，我告訴你，你在你父親的面前，應該機密一些，不要真的吃他的虧，把你抓到鬼子那裏去。

（七）去。

雲 我知道。要是我不能說服他，他一定學給鬼子當漢奸的話，對不住，（從懷裏摸出槍）爲了民族的復興，爲了不能作鬼子的國民，只好就這他也幹了！——好，朋友們，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王 （同大家一齊說）祝你成功！

（雲放好槍，揚手，亮着電棒，迅速下場）

王 余志，我們把昨天晚上寫的油印印好，趕快發出去，不然時間來不及了！

(八)

胡 荏荏油印？

余 印好你就知道了。(段後就同王鋪殿紙，建墨，滾膠……)做完印油印必具的手續，胡和李都回攤去。印了第一張，王看了一吓，要不得，甩在地上。胡忙去檢來看，心裏非常急切)

王 (又印好了二張，遞給胡)那張要不得，這張好一點。

胡 (甩了一張，接過二張，看着)你們把這傳單發出去，不是活活害死了袁老伯的命嗎？

余 那嗎，誰叫他甘心作日本鬼子的走狗呢？

李 (莫明其妙)怎麼一回事？

胡 (忘記他是不識字的，便將傳單遞給他)你看嗎！

李 (指回去不與)怎麼？你忘了我，不認識哪！

胡 (被提醒)呵呵，我告訴你：這傳單是要拿在街上貼的，說的是袁老伯暗通我們，大家打倒日七

李 鬼子，至於要當維持會的主席，完全是幌子，所以叫城內的百姓，大家都反抗鬼子，求我們的生路。

胡 (性急地)幌子？他能够，鬼魂相信！

李 這是假的！

胡 對哈！我們是設的一個計策，叫他吃日本鬼子的虧，使其他的人知道作漢奸走狗的下場，這不是死，就不會再有人去作漢奸走狗了。

李 (恍然大悟)那，這傳單很好！他死了，也可替國家除一個大害。

胡 可是……

王 你也還不全明白我們發這傳單的道理。我們無非是以指(指傳單)去激發袁老伯的天良，去搖動日本鬼子對他的相信，那嗎，維持會也許不會成立了。沒有自家人來管束我們，來同我們作對，就好安安心心的進行我們的革命工作。

胡 不過，這總不妥當，又說：袁一正回去說服了他父親，而我們又把這傳單發出去，不是白白害了他的老命嗎？

李 我們已不得他早死，來世好早一點變一個好人！

余 大家不要爭辯，爲了民族的利益，一條老命的犧牲，我們不必去顧惜他，何況他從前就是一個臭官僚，現在又作了替鬼子作事的走狗，陷害我們的漢奸！

李 對呀！這纔說得好！

王 總之，她民，一切我都是有計劃的行事，你不要操心。

胡 點頭，表示認可的意思。他同時在顯出一種疲倦的樣子。

王 王 發覺了，你疲倦了，先回去休息，（突然想起）明天晚上八點鐘，這兒見。

胡 起身是，明晚見。（當走出門，一陣雜亂的腳步聲響了。他趕忙退回來，輕輕的）有鬼子來了！

（這時大家非常驚異，迅速的吹熄了燈，隱伏在牆底，把槍取出來，回門邊指準。李因爲沒有槍，只好站在最後）

兵甲 （三人都空外，只有聲氣）怎麼？！屋子！空的。

走狗 不！先生，我起先看見有兩個人進來的，我遠遠看見的！

兵乙 看見！鬼！完全是空的，那裏有？

走狗 不！（有些害怕）有的……有的……有的！請你搜！

兵甲 搜！——你！支那狗！哄老爺！填蛋！

兵乙 你這蛋，（打他幾耳光，踢他幾脚）你想賞錢，填蛋！——填蛋！

走狗 （哀憐）先生，不要打，我親眼看見的，不會哄，我不是想得獎賞，你們搜呀！

（外面的腳步聲更響近了，屋內的人更驚，大家自然的微微向後面退步着。外面的腳步聲向舞台的左面走遠一點）

走狗 （突然）看，這扇窗子開着，一定逃走了。

兵甲 對！——一定逃走了，我們！——追！

兵乙 好，我們！快去！——追！

（腳步聲自台左而轉向台右，酒次消滅了。屋內的人也才把槍插在懷裏，隔一陣王把電燈拿去照了一些時候纔轉來）

（九）

胡 危險已經過去了，我們該趕快走！

王 真危險！

王 對！這的傳單，我們一個拿一點，見機行事！（囑老李）你要仔細點呵！

李 王大哥，放心，這件事我辦得來，不會出盒子的。

余 你們走吧？（向大家）記住，明天還是晚上八點鐘。

余 （大家一個拿一點傳單，便相互出去了）

余 （望着燈自言自語，臉上顯着光彩）只有明天一天了！後天！後天又是我們的世界了！（吹燈上

床）（幕閉）（第一幕完，全幕未完）

第二幕

時：一九三八年二月十四日晚上。

地：同第一幕。

人：袁子利（淑媛和正爾的父親，一個將要作維持會主席的舊派人物）

袁淑媛（一個十四五歲贖住，而知愛國的姑娘）

本村（日軍官，性情非常殘暴，但很喜歡女人）

袁正爾

日兵一

景：這是袁子利的家裏。在舞台的左面一道進屋內的門，右面就是進到內室的門。屋正中有一洞窗，窗門是開着的，可以看見內室裏面的一切。屋中陳設很古舊，但許多地方已堆集一些灰塵，顯然是兵慌馬亂時候，沒有閒心去收拾一下。進門處的牆壁上有一張福山水字畫，充分的表現出這家的主人翁是一個「舊派」。可是那幾福畫中有一幅已經倒塌，然而並不令人去把他掛好。靠近內室的門有一張古式的寫字台，上面厚厚的堆着一疊錢袋和一疊高脚而比較精緻的洋燈。（其他在演時可以得酌情形增添一些東西）

開幕：袁子利正在草寫書信，時而在想，時而又在焦慮。原來他寫的就是治安維持會他要推薦負責人的

名單。不久，寫好了，摺在懷裏。

利 媛 (向窗) 淑媛！

利 媛 (發覺她不高興和臉上的痕痕) 怎麼？孩子，又在哭嗎？媽媽已經死了，您不要再想念她，自己想出了病不是玩的！

利 媛 (父親的話更打動她心坎上的悲哀) 我要想念媽媽，她多愛我，叫我怎能忘掉呢？

利 媛 (也有所感的) 可是，她已經死了呀！

利 媛 (更悲哀) 死了？是的，她死了，她是死在日本鬼子手裏的！

利 媛 淑媛，我的好孩子，你不要再提她的死了！

利 媛 不能！不能！我還替媽媽報仇，把這些鬼子殺光……

利 媛 (忙阻止，並仔細的至門邊外望，似乎怕有日本人來窺見) 不要再多話，提防日本人聽見了，要惹起麻煩的！

利 媛 (反駁) 麻煩？爸爸，甚麼是麻煩？難道要日本鬼子把我們全家殺絕了纔不麻煩麼？

利 媛 (不耐煩地) 說話，說話，(連說時就運出來了) 說甚麼嗎？

利 媛 好孩子，別再動氣了，你靜靜坐一會罷！

利 媛 (坐下。但是還不耐煩) 坐下了，說嗎！

利 媛 你黃髮都好，就是這點皮氣安不得。(坐在這裏，淑媛應不愛的，又自然的作着不愛的樣子。把原來望着他的眼睛故意的望住別處) 你看，說呀說的，你的頑皮氣就出來了。好，給你講正經話罷！

利 媛 (稍一思索) 明天晚上十點鐘本城的治安維持會正式成立了，你的爸爸也就可以正式當主席了。

利 媛 (但覺得奇異) 這政已給日本鬼子佔去了，你怎麼還能夠當主席呢？為甚麼會要在晚上成立呢？

利 媛 (笑，以為她不懂) 這有甚麼稀奇？日本人把這地方佔了，想找人維持全城的治安，彈壓革命黨的暴動，所以要組織一個治安維持會。會裏面一定要有一個主席，日本人說我「老成持重」，又在清朝時候當過官，就一定要我來擔任。至於為甚麼要在晚上成立呢？這是怕白天有革命黨來搗亂。孩子，你該聽說城

的暴動，所以

當過官，就一定要我來擔任。至於為甚麼要在晚上成立呢？這是怕白天有革命黨來搗亂。孩子，你該聽說城

內有很多革命黨嗎？

利 阿，爸爸要給日本鬼子當官哪！誰能爸爸這一向隨時給鬼子在一起呢！

利 對了！給日本當官！所以，我說，孩子，以後你不要僅僅罵鬼子長鬼子短的，讓他們聽見就有些

利 當然咯！

利 明白了一切似地）呵，爸爸，你給日本鬼子做事，不是當走狗嗎！

利 不是嗎？剛纔爸爸自己這樣說呀！

利 還要隱說，不准！現在我要出去商量成立的事情，你好好在家裏，我不久就回來的。你在裏面

好好把古文翻止拿來讀一下，那對你有很多幫助。

利 你不要個人到門口去，碰見日本人是要遇事的。（說後，正擬出去，本村卻開門進來了。）

利 怎麼？老先生，碰見我們要遇甚麼事？

利 以笑奉承）沒有甚麼！沒有甚麼！本村先生來得正好，我正安排要來找你。現在你來了，省

得我再走一趟，坐下要！坐下談！

利 好吧！好吧！找我，是不是名單已經擬好了？

利 對了！（從懷取出名單）這是選從本村先生的意思，一共寫的是五位，除我以外，都是本坡的紳

商，還有一個是從獨立中學的校長。我們差不多都是五六十歲的人，也在清朝時有一些「功名」。

利 好的！好的！（連說時就不住的從窗子望出去，彷彿那裏面有甚麼希望）以後的治安，就要由你們

幾位老先生來擔持了。至於幾位老先生的一切，我們大日本帝國是不會虧待的。

利 （唯命是聽地）是，是！

利 並且在我們的皇軍，把父親完金征服以後，你們就更可以升大官發大財了！哈，哈，哈……

利 （也不經意的含笑起來）嘿，嘿，嘿……

本 哈，哈，哈……喂，老先生，（又望着窗裏，想一想纔說出來）你一個人在家嗎？（又食嗜的

(三一)

望着窗裏)

利 (笑着)

不，不，還有我小女（指着內室）在裏面。她總是愛一個人守在屋的，嘿，嘿……（不自然

本 哈，哈，哈……一個人守在家裏，不寂寞嗎？

本 她——（不知道怎樣說下去）

利 她？哈，哈，哈……（又望在窗裏）

利 (突發覺似的)

呵，怎麼？本村先生還沒有吃茶，唉，（向裏招呼）淑媛，來給本村先生倒茶呀！候安呀！

本 (點頭，微笑，覺得這就有甚麼滿意似的)

淑媛來了！（語氣非常不愛）（當淑媛出門後，本村一直臉在她的臉上，顯出無聲的猙獰的冷笑。

實于利好像見不慣這情形，故意把眼瞞在一邊。本村在淑媛把茶端放着時，趁勢在她的手上捏一下。淑媛

不變的，忙掉身同走，進屋內去。）

本 小，小姑娘，（站起來，想追她，但突然發覺這是失禮的，又忙坐下。帶笑，向利說）唉，老先

生，你的姑娘，多麼……！

利 (覺得這話說下去難聽，忙止住，另用話來避開) 怎麼？唉，淑媛，你該陪陪本村先生哪！來，陪陪呀！

淑媛 (在裏面發氣的得應) 不陪！

利 怎麼？你還抗我！（深覺对不起本村，忙陪禮）本村先生，我的小女就是有這樣一個搗皮氣……

本 沒……沒有甚麼！哈，哈……可是，老先生，我要求你一件事，不知道……

本 本村先生，有甚麼說好了，我們間，沒有甚麼不好說。

本 老先生能答應嗎？

本 說好了，只要是……（想一想）都很好想辦法。

本 我想，請你把你這小姑娘……

利

本

利

本

利

本

利

本

利

本

利

本

利

本

利

本

利

本

利

本

利

本

利

本

利

本

利

本

利

本

利

本

(站在窗裏非常氣憤)你把我怎樣？不准你多話，本村先生正同我商量事情！商量事情？(指着本房)你還沒有好心的傢伙！甚麼？你罵我。(站起來，要趕走道爾去)

(忙止住)本村先生，你原諒，她是一個有頑皮氣的孩子。(向裏照呼)淑儀，不准再多說話了！(心平氣和，又一笑回復坐位)老先生，沒有甚麼，我想嚇嚇她。

(不出面，發氣的喊)爸爸！你不能……現在，你說吧，本村先生，有甚麼事？

哼！不准你說話！本村先生在這裏，你不能太無禮貌！

這小姑娘，真是有些怪皮氣，——不過，天真一些也不是壞處！(站起來，走過寬忠君一邊去坐著，聲音低聲一點，恐怕屋內的人聽見)老先生，我想……(想一下，終於鼓着勇氣說了)請你把我底小

姑娘嫁給我，好嗎？(不穆眼的瞪着他，逼着他馬上答覆)

(很為難)道……

老先生，還有甚麼疑慮呢？像我，一個帝國的軍官，一個很年青的人，總不會是配不上一個支

那的姑娘吧？

不是那樣說法，我的意思是……

(你的意思是怎樣？)

本村先生，她年紀還小，只有十四五歲呀！

十四五歲已經不小了！老先生，我告訴你，在我們大日本國內，十四五歲的女子，許多都是孩子的母親了！所以，哈，哈……

不過，那究竟是貧國呀！

那有甚麼關係呢？你們有甚麼不同呢？老先生，你很聰明，這一點不會不曉得！——(遲疑以利

老先生，要是你應允的話，將來你不只是作這一個小縣城的主席，我還可以我們司令的頭前保護你氣

一個大的官。就是你的兒子，我們也不會捉雞來辦了。一直到把支那完全征服以後，你也許可以當更大的官。你的兒子我也可以保着他作事。又說：你的小姑娘，我也不會待虧她，不是說我？

本村先生，我感謝你一向對我的幫助，所以，要是……我是沒有不承認的，只是我的孩子年紀

小，性情又有些執拗，恐怕她不……

本村先生，她不是你的女兒嗎？只要你承認，她還能……

本村先生，話不是這樣說，因為不得她的同意，就於事無益！

本村先生，（更氣）於事無益？你還不識抬舉的東西！

本村先生，（站在窗裏）不准你在這裏胡鬧！

本村先生，（向本村低聲下氣的賠不是）本村先生，請你不要發怒，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

本村先生，（十分動氣）你……

本村先生，不准你說，不要站在窗前，去！（更低聲下氣的向本村陪不是）本村先生，請你不要動氣，甚麼

本村先生，（更動氣）我……

本村先生，（更動氣）我……

本村先生，（更動氣）我……

本村先生，（更動氣）我……

本村先生，（更動氣）我……

本村先生，（更動氣）我……

本村先生，（更動氣）我……

本村先生，（更動氣）我……

本村先生，（更動氣）我……

本村先生，（更動氣）我……

本村先生，（更動氣）我……

本村先生，（更動氣）我……

本村先生，（更動氣）我……

本村先生，（更動氣）我……

利媛 爸爸，你的意思是……！半點鐘以後？……（無力的坐下）好……好！（默想）

利媛 是的，只有承認了！

利媛 （着念）承認？我不能！我不能！

利媛 孩子，妳聽爸爸的話吧！女孩子長大了，橫豎要嫁人……

利媛 我年紀也還小哪！

利媛 但是有甚麼辦法呢？我們要活呀！

利媛 與其活著受日本鬼子的壓迫，我倒寧願死了的好！

利媛 話不是那樣說，尤其妳更不應該說死的話。妳想想看：妳的媽媽和大哥是被飛機擲彈炸死的，

利媛 也難逃走完了。假若妳不聽我的話，真的有個三長兩短，你的爸爸怎樣活得下去呢？（泣）

利媛 也是被日本鬼子逼走的，那嗎，爸爸你為甚麼還娶回日本鬼子好呢？到現在，你竟然還要想把我嫁給那個橫

利媛 傢伙，我真不知道你老人家是甚麼心腸？（俯頭大慟哭）

利媛 孩子，別哭了，你知道爸爸的心腸，也不過是爲了我兩個，和我們的家庭。難道還有旁的甚麼嗎？

利媛 孩子，我求你答應……

利媛 （拾起頭）爸爸，我老實告訴你：你若果不把我嫁給那個壞傢伙，或者其他的日本鬼子，一切都

利媛 可以廢從；不然，我只有……

利媛 孩子，快莫提起那個字了，你知道你一提起那個死字，我是多麼的害怕呀！

利媛 那嗎，爸爸你不要我死，你就答應吧（收住哭，站起來，親熱他）爸爸，你答應吧！你豎着你的

利媛 孩子這一張哭壞了的面孔答應吧！

種 (真的望着她，注視一陣，覺得不可能的，推噴) 孩子……那……那怎麼……成……呢

？(泣)

利 (絕望的) 怎麼！不成那？

利 (斷頭)(咳)

利 (外面有敲門聲音，父女哭聲收止。)

利 孩子，你去開，看是甚麼人？(咳)

利 (爲難) 我怕！還不是日本鬼子嗎？

利 不要緊！(揮手) 去！(望着門)

利 (淚滾去開門。門開後，袁正國的聲音：「呵，三妹！」跟着是媛的驚訝的聲音：「呵，二哥！二哥！」)

媛 (歡快的跑進) 爸爸，二哥回來了！

袁 爸爸，這一向好嗎？

利 (清清楚楚的看他一陣，想起他是一個危險的人物，不愛) 你回來做甚麼？(媛聽這話很驚訝，心想：爸爸怎麼說出這樣的話來了。但是袁知道一些，所以還是很鎮靜)

袁 爸爸，這何必問呢？我回來當然有我回來的道理呀！

利 (帶愁) 不愛你甚麼道理！你有甚麼道理？——你以爲你做的甚麼事情我不知道嗎？好好的給我滾！(媛急驚的，忙去挽着袁的臂膀，親熱他，惟恐他去)

利 (向媛) 孩子，你過來，讓他去！——(向袁) 現在，你去吧，不要連累你的妹妹和我了！這裏

多你一分鐘，就多一分鐘的危險，去！

袁 你老人家豈不能讓我同你好好地說一句話嗎？

利 不能！你是一個很危險的人物，日本人正要捉你！

利 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總是你底兒子，請爸爸只聽我說幾句話吧！

利 誰要聽你的話？誰是你底爸爸？給我滾！(指門)

利 (忙趕至利的身邊，懇求他) 就談二哥說吧！

(七一)

不能！

爸爸，說話有甚麼關係呢？並且二哥出去很久，今天纔回來，說說也不遲緊。——二哥，你說吧！——爸爸你讓他說吧！

利 (無可奈何地) 好，跟你三分鐘！

益 (點頭) 只要三分鐘，從我們的縣城失陷後，我就逃出去當了遊擊隊，這一點我知道爸爸也曉得。現在我要直說了當告訴爸爸的，就是我們外面的游擊隊，已經同城內的革命黨約定了，在明天晚上十點鐘

，要消滅這裏的日本鬼子！……

利 (怒目制止) 噤，甚麼話？要消滅這裏的日本人？明天晚上十點鐘，正是我們維持會成立的時候

，那不能！那不能！我早知道你要說的不是好話，快給我滾！

益 可是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哪！並且三分鐘也沒有到。

利 爸爸，就讓二哥說完罷！

益 我們不單是要消滅日本鬼子，同時還要進行逮捕治安維持會的人。……

利 (氣) 怎麼？還想逮捕我？好，你這不孝的東西，……

益 不過，不逮捕也可以。……

利 (又好懷疑一口氣似的) 不逮捕？

是。他們說，只那維持會的人都退出，不給日本鬼子當走狗，而且合夥去打日本鬼子，他們就不逮捕了。

不孝…… (氣又加增) 噤！噤！你不孝，你罵我走狗，我要去報！報告你(連說連走) 噤！噤！不孝……

益 (苦苦操作) 爸爸，不要去！不要去！

利 (從容) 爸爸，你要報告我，確實完全不顧念我是你的兒子麼？忘記了你是一個中國人麼？忘記了媽媽和大哥死的慘狀麼？忘記了我們一家的和民族間那真正的仇人麼？所以，爸爸，請你先不要動氣，請

你靜靜的想，我們這次弟兄們的行動是不是對的？……

利 (只有氣了) 你……你……唔……唔……唔……

雖然是蘇姆，爸爸的這個主席可以放棄了，維持會也不必成立了，不該……(頓)
不然怎樣？你，要……要我的命，是……是不是？好，老子同，同你拚……(向寶走去)

(死死的扭住)爸爸！

雖不說要命，不過總是危險的。爸爸，你的兒子也不會害你，希望你醒醒一下。

(估着衝過去，給他一巴掌)好，你把我收……收拾了吧！我……我這老命，不……不想活了。

(被按後，後退幾步。心裏想着父親的執迷不悟，真悲痛極了；但突然想起他所負使命的重大，

便轉成堅決的，從懷裏取出槍對寶利)爸爸，要是你再執迷不悟，我爲了民族的生存，奉命的事業，和給漢

奸們一個榜樣，我就只好作一個不孝的兒子了！

(嚇慌了，忙以自自己的身圍擋住利)二哥，你……你收住槍，甚麼話，慢……慢……慢慢講！

(氣急的拉開寶，還更走近幾步)好，你……你打死我吧！

(氣急了)你真的不……

(當寶十分堅決定要放槍的時候，突然有開門的響聲，隨着就有人走來。於是寶把槍迅速的放在懷裏

，利同拔也忘記剛纔的那一様，一齊注視着房門。不一時，日兵上)

(把屋內的每個人訂一訂，及至沒聲時，便死死的盯着)姑娘，誰是——寶子——利？我們——

長官——叫他去，——說話。

先生，我就是寶子，本村先生要我說話嗎？好，就去，就去！

就是你？(走去狠狠的抓住)好，快走！(把槍取出)

(被嚇)先生，甚……甚麼回事呢？

(還以爲他故意不知)甚麼回事？你——反動，有——傳單！

(更怕)甚麼？……反動？……我……

不再多說，——走！

(知有異，忙制止)爸爸，你不要去！

(怕日兵在旁，使自已不利，就忙遮掩)誰是你底爸爸？是寶。我底兒子早就送了。

(恍然大悟，便變換的改口)……你不跑到那地方去，你被處死！

寶利 兵利 兵利 兵利 兵利 兵利 兵利 兵利 兵利 兵利

兵 (並沒有讓其父子結婚，說其告其說) 你！！甚麼人！不準！！你！！胡說！！亂道。是不是
！！革命黨！！你！！說。

利 他是我底……

利 (覺得她當真脫了，自己的危險就在眼前，而且動了一點父子情，所以不願說出他的真實情形)

兵 他……是我一位朋友——張伯初的兒子，也是維持會的人。

利 (不相信似的再看了他一眼) 朋友？朋友的兒子？

兵 是……是的一好，請你向本村先生說，我馬上就來。

利 不——我們——共官——說，就回我——一道——去——一刻——不能——緩——(抓得緊緊)

兵 好，就去！(指其)你給我滾，不準再在這裏。(指其)好好好地在家，我就回來的。(下。日

兵向後極下流的斜視一眼，也下)

拔 (看他們走出大門後，轉回來，氣)這卑劣的傢伙！

拔 二哥，不要管，日本鬼子都是這樣賊眉鼠眼的，都是一樣鬼怪！

拔 我看剛被那傢伙的神氣，爸爸一定會遭文黨外的事。

拔 (對)甚麼？二哥，不台出甚麼亂子嗎？

拔 說不定！

拔 那不是遲！？

拔 不過，要是說良心話，爸爸而着也沒有什麼好處，甚至還有壞處！所以他買辦其給日本鬼子……

拔 也沒有甚麼可惜。

拔 可是，他究竟是我們的爸爸呀！(悲哀)

拔 我們不必要一個給日本鬼子當走狗的老爸！好妹妹，這個時代不同了，凡是能多多加抗戰，爭取

民族解放的人，誰不認識，都是我們的好朋友！凡是破壞國家，阻礙生在發展的人，誰是我

們的仇敵！所以對爸爸，你到不必想念他。

拔 (哭)可是，我們是他親身的兒女，總不能那樣忍心呀！

拔 一切的錯，都是由他自己造成的，並非是我們當兒女們的忍心！妹妹妹聽我說：現在把他回我

打倒我們的敵人吧！去爲媽媽，大哥，甚至爸爸報仇罷！這裏很危險，我們不能多留！

……媛（無力的，害怕的）我……

媛 好妹妹，妳拿出勇氣來！你是現時代的女子，是中華民國的好兒女，不能像爸爸那樣懦弱和專活

！並且妳的二哥正在妳的身邊，還怕甚麼呢？不要怕！不要怕！

媛 但是，爸爸……他很愛我，我不能……

媛 好妹妹，妳應該明白些，我們的愛應該寄附在國家民族上，不要偏愛着一個父親，——何況他是

一個日本鬼子的走狗，我們全中國的敵人呢！

媛 （已爲所動，所以臉化的只有哭）

媛 好妹妹，不要哭了！趁天黑下來，妳好同我去。我有很多朋友，他們還在等着我的回信呢！

媛 （哭聲漸止）二哥，一切我都想明白了，哭是没有用的，只有消滅了日本鬼子纔是我們的生路！

也只有消滅日本鬼子纔恢復了我們全家血海的深仇！好，二哥，你帶我到那條光明的路上去吧！

媛 歡欣的帶着妳下。幕急閉）（第二幕完，全幕未完）

第二幕

時：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的晚上。

地：同第一幕。

人：袁子利

李與國

日兵一

日兵二

本村

袁正國

袁淑媛

幕案（有幾百幾千人，但是只有聲音，並不出場）

景：這是一間破濶的屋子，日軍把他作成了一個囚房。在鐘合的左面有一道低矮的小門，門左的牆壁上開得有一洞小窗。從小窗孔可以看見外面一根大樹的樹幹，及垂下的幾張已經枯黃了的葉片。舞台的右面有一堆亂草，是僅作「俘虜」睡臥的。亂草的一頭放置了一些麻繩，竹板，火香，水壺！那些都是一種供當的刑具，日軍就用以傷害我們中國的同鄉。

兩軍：貧的手波反潮着，坐在草上，身子靠着了牆壁。頭是垂下的，不往在嘆氣。李興福的手也被反纏着，不過腳下多了一雙腳蹠。但他的心情一點不安定，所以腳上雖有鐵環束縛着，仍然在走動，只是靈力一些而已。他每走一步，腳下就發出一聲唧唧走的聲音。這時正是待死的時分，淒涼的風吹在樹葉上發出沙沙的聲音。不時，還有一兩張樹葉，經不住風吹的飄到地上。另外一個看守的日兵，在窗外來回的踱着，有時也從窗外看一看裏面。

利：（極心的搖頭）唉！真是活天……冤……冤枉呵！

李：（假他說話時，停走，很囑不起他的樣子）冤——枉！你也就不是一個好傢伙！

利：……怎麼？（不懂他的話）

李：（慢慢走動）作漢奸——作走狗，現在還說冤枉，真是一個不值錢的傢伙！

利：（微微仰起頭）先生，你……你……（向窗外）唉，天哪！……

李：（站住）我——我恨不得也吃你的肉！你想：（追憶）我們的城陷落的那天，來不及逃走，一同

李：多少都被鬼子殺死！女同胞被綁在樹上，一個一個的被滾污！可是你好像沒有見着這些慘狀，還要給鬼

子當走狗，作甚麼——維持會的主席……

利：那些，都是出……用於無奈呀！

李：媽的，出於無奈就非當走狗嗎？要是我老李，就是給打死了，也不作那種不要臉的事情！

利：（心裏難過）可是，現在我已無悔悟了！

李：悔悟了？哈哈……（又走動，自言自語）走狗，給日本鬼子當走狗的，也……悔悟了，哈哈……

兵：（在窗外唱此）住嘴！你——支那狗——不要——離開！

李：（似乎沒有聽見）悔悟了，哈哈……

兵 (推開門，進來) 你婆——吓，我——嚇你！

李 (李只好住口，并且停住了脚步。兵四處看了一吓，再看李反躬的繩子和牌錢後，又摸出去) (噤止了一會，忍不住，又走起來。走了一陣，覺得沒有什麼意思，便去坐在草上。) 你，當真

悔得嗎？那嗎，你覺得發的那個傳單怎樣？

李 (點頭) 是的，我悔悟了！至於傳單，我認爲發的人不應該捏造事實！

李 可是，不這樣就沒有辦法了！唉，要是他們這開這傳單，你怎麼辦！

李 我當然說不知道。

李 你不知道？好！——你不知道，他們要殺你，你又怎麼辦？

李 (頓) 我！我就讓他們殺吧，橫豎我已到了該死的年紀了！(誓下，不勝唏噓)

李 那嗎，你又會不會同他們說你的兒子進城來了？

李 不會！

李 真的？

李 (點頭示讀) 好，你還是我們的好同胞，有良心的中國人！我們的弟兄會來救你的，在大軍也會

來救你的！

李 (在窗外喊) 敬禮！(跟着是本村同一個日兵走過窗子)

李 老伯，記住你剛說的話嗎！

李 (點頭)

李 (日兵) 抽開門，本村和日兵二上)

李 (向利) 你！站起來！(利困難的站起來，頭低着)

李 你做好了沒有。——你說：到底要生呢，或是死？

李 (長長的嘆了一口氣) 唉——

李 呵，還沒有？——好，讓你再坐五分鐘！(回頭向李) 你呢？

李 (見他很傲慢的坐着，踢他一腳) 站起來！——支那狗！

李 (狠狠的恨他一眼，然後站起來) 怎麼樣？怎麼殺？你還要裝傻嗎？！今天，你再不招我就要你的命了！

李 (拍胸) 好，你把我擊去殺了吧！

李 (打一耳光) 混蛋！我偏不殺，我偏要先收拾你！(向兵二) 去，(指竹板) 拿來，給我打！

李 二把竹板拿在手裏，要向李打時，本止住) 你，快招！

李 (氣急的) 招你媽的痘！

李 (毒打) 支那狗！混蛋！

李 (先忍受，以後痛得很了) 嗚呼痛！嗚呼痛！……嗚呼！

李 (目覩心傷，只有搖頭嘆氣) 唉……

李 (叫兵停打) 快招！傳單說的是不是真的？你們有許多人？機關在那裏？要正國和他的妹妹在那裏？還有，你們好久起事？……這些，通通招！(李不得應) 不說，就再打！

李 (叫兵停住) 停住！(錯會了他的意思) 你——好，你招吧！

李 我們有四萬萬五千萬人！中國任何一個地方都有我們的機關！我們隨時都要打死你們這些鬼子！

李 (見他狡猾，更氣急) 你……你這混蛋！(命兵二) 打！給我狠狠的打！

李 (兵二狠狠的打，只有李的哼痛聲)

李 你……你這一羣野獸！嗚呼……嗚呼！

李 (看不過，傷筋的倒在草上) 唉……唉……(喘氣)

李 (見他頗強，更發怒) 指水壺，叫兵一) 去拿水壺來，(再向兵二) 不打了，用水灌！

李 (看見水壺，並不懼) 任你幾個傢伙怎樣擺佈，可是，我總不會招的！(竟至把眼睛閉下，不看他的去忍受這殘酷的刑罰)

李 (向兵二) 你把他壓下去，(向兵一) 你灌！(在他們預備好，正要灌的時候，又制止) 慢，問他，招不招？

了。本村這時要兵驚恐。本村已知希望毫無，而且當前又有事變，便毫不問容的向利放了一槍，然後一齊跑去，（應付事變。）

利（吹哨聲，喊殺聲，槍聲，愈更響亮，緊密。窗外，更透進了燃燒房子的火光）

利（極度的掙扎起來，走過窗去，外望。默種地自語）殺呀！殺……殺死鬼……鬼子！……

利（這時，傳來一個女子喊着爸爸的聲音，跟着就有兩個人走過窗子。又是一陣喊着爸爸的聲音。）

利（聽見這聲音像他女兒的聲音，叫）呵，是我的孩子嗎？孩子，孩子！……

利（兩個人插開門。前行的是袁正國，跟着的是袁淑媛）

利（爸爸！你……你還沒有死嗎？）

利（沒有死！可是！受……受……受……）（把胸前的傷露出來）

利（兒還在流血，害怕）流……流血了！……二哥，把爸爸的傷包裏一下！

利（不！我……我不會活……活了！）（這時，喊聲，槍聲，槍聲更緊密）你們聽，打得更……更厲害

利（都去吧！我會閉着眼睛，祝……祝告你們的成功……成功！）

利（好妹妹，你別讓着爸爸，我去去就來！）

利（不要留……留下，都……都……都去！多一個人……要……要……多……多……多一分……力量！）

利（槍聲緊，喊殺的聲音，更大，更逼近。利又掉過頭去，望着外面。不久傳來了一片一收復所有的失地

利（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中華民國萬歲！」的口號聲音）

利（心花怒放地，臉上掛着笑，右手吃力的舉起，并吃力的高喊）中……中……中……中華民國萬歲！中華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二月初版

一五〇〇

著作人 陳志堅

發行者

重慶市各界抗敵會
文化支會演劇隊

印刷者 星星印刷局

總經售 星星雜誌社

代售處 全國各書局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實價一角

新中華眼鏡鐘表行

地點商業場中大街

歷史悠久 經驗豐富 驗光準確 裝配舒適
時樣鐘表 定價低廉 上等技師 精工修理

新川飯店

地點適中 交通便利
房間寬敞 費用經濟
訓練茶役 一呼百應
後臨城沿 環境清靜

地址：小樑子木牌坊
電話：三三九號

恩的彩紅

他的特點

此藥是較好的或煙新藥
此藥是經政府化驗每盒
此藥成罐一盒即可脫癮
此藥成罐一盒即可脫癮
此藥成罐一盒即可脫癮
經售處：無錫街巴老藥房
電話：六七八號

虎標

八卦丹

功用 主治

順風化痰 消定健胃 除痰辟疫
解暑傷寒 提神止渴 醒酒成癮
中暑吐瀉 嘔吐化食 時疫急痧
冷熱氣痛 無痛止嘔 舟車暈浪
居家旅行 及會客赴宴 搭船乘車 均須帶備